病

\*攻生病

\*逆睡奸

喻文州打开门，客厅是黑的，唯有玄关小小的顶灯亮起，他心里有些疑惑，俯下身换好鞋，又挂好外衣，穿过客厅，匆匆几步来到书房。

书房的门如平常一般轻掩着，灯光在屋外的地毯上也拖出一方光亮，时不时传来几声游戏音，在寂寂长夜格外单调。

叶修工作时忙时闲，有时在家也需要加班，他在书房时，喻文州便在与之相邻的客厅沙发上消遣休息，说是休息大部分时间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好像什么都没干，倒是喝了很多水，去厕所的时候可以正大光明地路过书房，只是门关着，也没有窗，什么都看不到。

叶修在屋内却像也能觉察他的动态似的，在他第六次路过时，走过来倚着门看他，问一句，吃咸了？

太闲了。喻文州顺着台阶就下。

叶修只是笑笑，什么话都没说，转身回去的时候却没有把门带上，灯光把厅房内外以别样温柔的方式连通起来。

从这以后，喻文州观察到叶修在书房时门就不再阖上，每当他注视着落于屋外的那一处灯光都会忍不住地笑起来。

他带着笑意推门而入……

“叶修……”

看到眼前的场景却立刻噤了声。

叶修趴在书桌上睡着了，歪着脑袋，手底下还压着几张纸，电脑的屏幕倒是还亮着，几个泡泡撞来撞去。

喻文州笑笑，小心地走过来帮他把手边的资料摞起来，理了理，瞥见几个大标题，是新研发的游戏有关数据测试项目，他收好了放在一边。

房中只有一盏台灯亮着，像浩海里升起的昏黄月亮，照着叶修的脸也毛茸茸地映着温暖柔黄的光，黑发在灯光浸染成了褐色，更显小了，喻文州本想叫醒他，又忍不住停下来多看了几眼。

这一趟出差这报告那总结的听得喻文州腰酸背疼，心里挂记着腾出空就提前回来，但临时又买不到直飞，熬红着眼多转了两次机，进门前几秒还觉得自己头痛欲裂，脑子里灌满了那些吵人的噪杂。

此刻那种扰人的偏头疼，却好像烟消云散一般。

恋爱有时扮作治病救人的良药模样，但面具之下分明是如恶性疾病般迅猛、不可收拾、无可救药。

癌症是不可抑制的细胞分裂，那思念便是缠绕于人心上的癌，喻文州在很多合适和不合适地场合都不可抑制地思念着叶修，分离时会止不住地想念，见了面却仍然在想念。

他轻轻地走过去，从背后环抱住叶修，思念却无法停止，有了怀抱却要思念更多，体温、呼吸、心跳，血、精液和吻，仅仅是拥抱该怎么够，即使深吸着叶修的味道也仍然在深陷在思念中，吸入的气味只能在自己身体里过一遍，呼出的时候便已经抓不住上一刻味道，这种得而复失让空虚感越演愈烈，于是思念得更甚，他凑近了用脸一点点地去贴近叶修的脸，温度要时时烙印着温度，喃喃地喊出叶修的名字，企图用声音描摹心跳。

“嗯……”叶修揉揉眼睛，还没完全醒过来，只用手背蹭过下喻文州的脸颊。

他张了张嘴发现哑了声，咳了一声，才说，“你回来了啊。”

发出的声音无比滞涩使两个人都一惊。

喻文州原本只是松松抱着，还依恋着叶修身上的温度，这下㧽得更紧了，他问道，你发烧了？

叶修拧了下眉头很快又松开，这是“这事儿真麻烦”的意思，但他还是舒展着笑拍拍喻文州搁在肩上的手，说，没事的。

很明显叶修根本没把生病当回事，喻文州脑子很快，一下想到了也许叶修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对自己生病的认知是睡一觉就好了，不算什么大事，哪怕身体很难受，他抱紧之后已经明显感受到叶修的体温高得异常，叶修却还能像没事一样对他笑着，继而点开电脑把之前的工作内容不紧不慢地按分类存好。

想到这里，心里有块地方泛起一阵酸麻的情绪，又像生气又像委屈，更多的是心疼，那种心疼从心尖处蔓延开来，痛得喻文州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叶修还在说话，轻声道，别传染你了啊，他推了推喻文州，没什么力气也没推动，于是直起身往前坐，喻文州却赌气一般把人抱得更紧了，嘴上还能咬着笑说，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啊，叶修头晕得厉害，昏沉沉地，脑子也有点转不过弯来，直觉地喻文州有点不高兴，但发热到一定程度连声音都快听不太清了，他抬起头揉着太阳穴反问他。

什么叫没事的？喻文州的语气骤然一冷，他直直地看向叶修，一看见他病中倦怠的神色就立刻心软得一塌糊涂，明明是他在病，喻文州却连眼眶都要红了，一对上叶修的眼神他只能丢盔弃甲，躲避着那种深沉的目光，摇着头叹气说，我去给你拿药。

刚站起身就被叶修拽住了，一把搂了回来，叶修虚弱地笑了笑，说，我吃过药了。

真的？

怎么这也不信呀。

我怕你连家里药箱在哪儿都不知道。

……，叶修苦笑着争辩，真吃了，红的白的绿的蓝的都来了一遍。

喻文州还是疑惑，皱着眉头说，家里药有绿的蓝的么？

叶修便松开手放他走，意思是不信你去检查。

喻文州当然没走，还是坐在叶修身上，书房的地面铺着厚厚的地毯，隔音效果很好，在静谧之中的触碰，织物摩挲的声音就格外的响，他的手撑着伏倚，脸上依旧笑盈盈的，先是抓住了叶修的肩膀，热情的目光也攀上来，两个人靠的那么近，连呼吸都交错，叶修因为发烧呼吸本来就有点短促，呼出的空气也带着非同寻常的热度，落到喻文州耳朵里却一下令他浑身都绷紧了，只觉得自己也跟着一起烧起来，当他意识到大腿根部正一阵阵发软时根本来不及掩饰，完全被叶修看破，叶修隔着布料轻轻摸他的背，他经过的地方就更热更痒，喻文州觉得自己都快软在了叶修怀里，本来打算用目光盯着叶修的眼睛仔细探视一番，但此刻强烈的心跳和躁动的情潮使他根本受不住叶修明晰而暧昧的眼神，膝盖无意识地相互摩擦着，他也顾不上掩饰，只能闭着眼凑近了用鼻尖抵住鼻尖勉强嗅了嗅，在叶修眼中，他现在的表情就像偷了米的小老鼠，心虚极了，叶修忍住笑意大方地让他检视，还抬起了下巴，那炙热的唇就送到喻文州唇边，叶修只是动了动嘴，却不更近一步，用口型比划着你查查，喻文州心跳得飞快，毫不迟疑地送上吻，咬住他的下唇舔了舔，完全解不了身心的渴，伸出舌头往更深处探进去，叶修没有阻挡，连喉咙里的笑意也被他吞下，叶修是真没什么力气，只能堪堪搂住他的腰，而他的双腿几乎完全绞紧，从腿根开始止不住地发颤，仅仅是如此吮吸着叶修的滋味已经令喻文州情难自禁……

等他涨红着脸依依不舍地退出这个吻时，眼神中还有毫不掩饰的渴求，叶修已经浑身无力，手指发软，瘫在椅子上一本正经地批评道，你这是趁虚而入。

喻文州捂住脸笑了一会儿，眼泪都快笑出来了，才抬起头，问道，你们家药怎么是可乐味的？

叶修深吸着叹一口气，闭起眼推了推他，表示病人现在拒绝回答。

喻文州起身离开，准备去洗澡，也顺便拿了药过来。

叶修趴在桌上有气无力地看着白色药片，用眼神问他，这是什么？

喻文州笑眯眯地回复，黄的。

叶修一下听懂了，转过脸乐了半天。

刚想指责喻文州变了，不但会趁虚而入，还学会趁人之危、阴阳怪气、指桑骂槐了，抬起头就发现他已经去洗澡了，只能作罢。

……

喻文州洗完澡擦着头发出来的时候，叶修已经躺在床上入睡了，他一边感慨这感冒药的副作用还挺快，一边挨着叶修躺下，伸出右手试了试叶修额头的温度，摸到了一层薄汗，还好也有点正效果。

可是他刚才被叶修撩拨得过于兴奋，根本是睡不着的，于是搓着右手只见放在鼻子前闻了闻，闻不出来什么味道。喻文州一向认为自己的鼻子是很灵敏的，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些自己的味道，唯独叶修身上的味道令他觉得好闻，在他们俩还没在一起的时候，他曾对其他人说叶修身上有种很淡很好闻的味道，对方立刻惊诧道，你是不是被他身上的烟味熏坏了，那烟味大到几里外，哪有什么很淡的好闻的味道。喻文州坚定地摇摇头，自始至终认为那种温和洁净的味道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源于自己的妄想。后来和叶修说起的时候，叶修点着头在那里笑，半晌才说道，其实客观物质也可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喻文州觉得他纯属鬼扯，但他的鬼扯又很合他心意，他想了想低下头钻进他怀里顶了顶脑袋表示赞同。

两个人凑在一起总是要忍不住鬼扯些闲话，此时只剩他一人清醒，听着叶修平稳的呼吸，喻文州觉得有些不甘心的寂寞，把头低了下去，像最初那样，顶着叶修的胸脯，一下一下傻傻撞着。

喻文州没真撞人，和闹着玩似的，头落在了叶修的下腹，用脸颊很轻地贴蹭了几下，只是这样，感觉也足够强烈，周身空气都燥热起来，喻文州觉得自己脸已经完全发烫，迷迷糊糊中也有着高热的迹象，头也更沉重地埋下去，深深地呼吸着，被叶修的气味包裹着，雀跃的电流感从指尖向中心蔓延，不断刺激着他，经过手臂、心脏、腹心、又到了腰窝，一阵阵酥酥麻麻，聚集起来的热意逐渐向下涌去，他闭了闭眼睛，咬着叶修的黑色t恤下摆，情欲绞着他，而他只能叹息般念道，叶修……，手也向下伸过去，但叶修没有什么回应，还是沉静地呼吸着，喻文州只看了一眼，就立刻低下头，说不清是害羞还是想逃避，也许只是什么都不愿意想，低下头看到，刚刚咬着的t恤下摆已经染上深色水渍，痕迹便是罪证，已经无可挽回，于是顺从欲望的想法更加变本加厉，他沿着那圈水渍重新把下摆卷入口中，深深浅浅地舔着、咬着，完全舔湿后，隔着布料亲吻叶修的下腹，留恋的吻，打着圈慢慢地往下靠近，双手褪下一点内裤的边角，已经可以看到有些毛发，一直延伸到下面，气味也愈发深重。他腾出一只手扯下自己的内裤，前面已经湿了，顶端渗出来的透明黏液，亮晶晶地粘在叶修的腿间，看起来过于下流，喻文州的呼吸声渐重，重重地揉了自己几下，可是身上焦躁地情欲并没有得到纾解，因为过于汹涌，不得当的手法反而让他感觉到痛，喻文州当然立刻想到了叶修的手，看似无意地撸几下，却总是能让自己很舒服。此时无法尽兴的他有些不高兴地用尖齿咬了咬叶修的小腹向下的表层肌肉，没记错的话，这里是敏感地带，果然，叶修沉静的表情起了变化，眼皮轻轻颤抖着，似是要睁开了，喻文州正为此兴奋，喘息声都不再抑制，但叶修偏过了头，大概是被扰了清梦而淡淡地嗯了一声，声音特别低哑，这对喻文州而言属实是另一种刺激，他忍耐着欲望轻轻按了按叶修喉结下柔软的地方，追着那轻微地吞咽动作一起咽了咽口水，心中涌动的渴望实在难以抑制，该怎么办才好，看叶修完全醒不了的样子，喻文州贴上叶修高烧的胸口，默默地呼唤叶修的名字，起先还有些羞耻和负疚，但情欲折磨着他觉得自己快和叶修一起烧干了，想着叶修自慰是一回事，看着叶修当他的面自慰是另一回事，如果叶修醒不过来那大约可以算成第一种。

喻文州伸手摸到叶修的裆部，那里是软的、平静的，他笑了一下，屈起上身，分开双腿，跪坐起来，俯下身拉开叶修的内裤，味道一下子扑了满面，喻文州的心跳得更快，他的鼻尖已经渗出了汗，膝盖也发软，没有释放的下身已经胀得疼痛，还好忍痛算是喻文州的一项天赋，他低下头，一边用手摩擦快速自己，一边握住了叶修的阴茎，伸出舌头，用舌苔润湿了叶修的伞端，又沿着顶端来回地舔舐，小心地含住后绕着柱身吮吸，这一次的刺激明显比刚才要大，叶修甚至微微皱起了眉头，表情略有不耐，嘴里含糊地说着梦话，听不清楚，倒像是呻吟，只有几声，却一次比一次更为低沉沙哑，喻文州喘息声也比刚才更重、更快，他扶着阴茎更深地吞入，响亮的吮吸，无法完全吞下的呜咽，还有间杂的、不明晰的呻吟，交叠在一起，喻文州渐渐有了临界的感觉，手上又快又重地套弄了两下，足尖无意识地划过叶修的小腿，抵住脚，等到反应过来，手心里已经是黏黏糊糊地一大片。

他急促地喘息着，喉咙里还含着，一时也控制不了口活的轻重，叶修也被刺激到了不行，阴茎涨大了一圈，第一次举起手来，在空气中握紧了，又放开。喻文州不禁想起刚才讲的黄段子，几乎要笑出声，有时候在叶修以为他开玩笑的话他都有认真思考过，连叶修在这种时刻的不敏锐也让他觉得很可爱。刚发泄过的身体浑身发软，他把头枕在叶修两腿之间，轻轻地在笑。

只有和叶修一起的时候，他才常常有这种时刻，什么都没想就已经在笑了，或者笑了一会儿才发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而笑。

叶修的手就垂在他的眼前，他一手支撑着自己坐起，另一只去牵叶修的手交缠、相握，握紧了仍嫌不够，伸张开五指翻过来握住他的指尖，细腻地、动情地吻着，下半身因而也跟着起伏，此刻叶修的阴茎擦过他臀外向里滑到大腿内侧，湿的、圆的顶端磨过他的会阴，弄得湿滑一片，激起他全身上下一阵轻微地抖动，心脏像被紧紧攥住了一般砰砰直跳，他几乎是无意识地牵过叶修的手去抚平胸口的躁动，但抓着叶修的手掌按住自己胸口时那种热度却意想不到地刺激到了凸起的乳头，喻文州克制不住地“嘶”了一声，冷风一吹，人都有点颤抖，于是循着叶修温热的掌心又蹭了蹭，没几下这边已经硬成了一个圆柱，另一边还难受着，平时叶修还会捏两下调笑他，可自己模仿叶修的手法摸了两下却没什么意思，只觉得更痒更难受了，他低下头含住叶修的指尖，濡湿之后轻轻沿着另一半乳尖打圈，那种感觉就迅速很强烈，只是轻微的触碰过，喻文州感到身体又热起来，耐不住地腰臀扭动起来，这时看到叶修侧着的脸，便俯下身亲吻叶修的侧颈，动作尤为轻柔，手上早已倒好了润滑扒开臀缝，往自己身后送去，叶修总是很耐心地打着圈一点点往里抹，喻文州浅浅在外面探了两下，有点凉，这个姿势不太好弄，他恋恋不舍地离开叶修，跪趴在床上，把屁股抬高，头埋到叶修肘弯里，一只手试着往更深处进，喘息着搞了一会儿，只感到耳根发烫，看见叶修的性器就抵在眼前，分泌物和润滑剂把他的耻毛变成了湿漉漉的，一丛丛，还亮晶晶的，喻文州一下子呼吸都急促了，腾出一只手来扶住叶修的性器凑了过去，头部顶在他的会阴处滑动了几下，喻文州紧张地绷紧了腰背，然而还是不行，那一片都太滑了，喻文州用手掌撑着自己，深吸着放松肌肉，张开大腿，抵住顶端，缓缓地往下坐，一开始还挺顺利，但并没有完全扩张到位，加上这个体位过于耗费精力，喻文州支撑不住只能顺着重力往下，明显地感觉到滞钝，随之而来的是疼痛，他忍不住地叫出了声，“啊……”

他痛得浑身是汗，下意识地看向叶修，叶修眉宇间也有着痛楚，似乎是被病痛折磨，不知道何时已经发了一头的汗。喻文州当然也知道自己卡在这个地方也会叫叶修难受，心里更添了一重难受，身下的痛麻感倒也不觉得了，也许是逐渐习惯了，他先是动了动，缓缓地一点点往里送，痛苦被拉长了反而愈发难受，看着叶修紧皱的眉头他的心也跟着收紧了，狠下心来把大腿分得更开，越往下和叶修靠的越近，那下身的痛楚也越加分明，但喻文州隐忍着敛气收声，只用手指爱怜地压了压叶修的眉心，小声哄道，快好了，很快就好。

他们俩都属于思虑重的人，也许别人看不出什么来，可是喻文州总能敏锐地捕捉叶修掩饰在轻松、戏谑的玩笑话中的深厚的责任和承担。人活百年，烦恼忧愁如千丝般系住，喻文州在遥远的最初也曾觉得叶修是云端之人，没有什么困得住，也没有什么办不到，他轻巧腾挪，来去无踪，后来，喻文州发现原来他也会有困惑和踌躇，那一瞬，他们的心贴得好近好近，是啊，他们也不过只是凡人，爱得牵牵绊绊、勾勾缠缠，在千丝万缕中共同生长出一颗同频而跳的心脏。

叶修这一夜做了好多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梦，先是与恶龙缠斗，夺取勇者的宝藏后发现高高在上国王才是最可恶的幕后boss，拔剑而出，剑却变成了柔软的蛇，从手往上缠住他，一下子冰冷得像掉进深海，睁开眼却发现自己在荒芜的沙漠之都，黄沙破土，烽烟浩渺，烈日当空，城已空，四周无一人，从他身上滴下的汗已经圈成了水，风过，又被迅速蒸发，仔细听却听见荒腔走板的调子，不成歌，喑哑难听，这么上天入地地经过几重水深火热，最后一幕是有人在山顶席坐，那身影很熟悉，一定是在等他，等他走近了，那人也站起来，果然是喻文州，他跑上前，喻文州却倏然从崖间坠落，他赶紧上前一步抱住，心也跟着坠下去。

抓住了吗？叶修醒过来，眼前正是低垂着眼神色痛苦的喻文州，喻文州见他醒了，先是一惊，浑身一哆嗦，穴就更敏感地颤抖、收紧，叶修眉头一跳，还好忍住了，他先是笑了下，随后就这个姿势坐起来把人搂进怀里，倒也没有横冲直撞进去，只是带着笑意问，不是给我吃的药么，怎么你也吃了？

喻文州眼眶红红，好像刚哭过，表情却是无比欣喜的，他真痛得无路可走了，尽管这痛苦来自叶修，他伏在叶修肩头心里却由衷地觉得叶修可太好了，他拉住叶修的手往下伸过去，扭动着臀轻声道，你帮帮我。

叶修怕他自己乱来，先是退了一点出来，喻文州立刻着急了，喘着声断续地说，“别走，别……”尾音都在抖，叶修笑笑，很轻地吻过他的鼻尖、眼角，只是这种如光如水般的照拂已经令喻文州爽得说不出话来，叶修的手还在他下身摸索着，缓缓揉动着大腿根部的肌肉叫他放松点，叶修的声音低沉得好听，喻文州听到就忍不住跟上他那种平缓地呼吸节奏，身体渐渐变轻了，整个人仿佛可以在这种呼吸中漂浮起来，心中那种急迫的焦躁也不再灼人。

他相信着叶修，有关叶修的一切只叫人沉溺，沉溺却仍然觉得自由。

他在心中想着，原来爱真的可以做出来。这句话傻得天真，连他都忍不住笑自己。叶修抓紧了他的手，这是信号，他便因此简单而甜蜜地期待起来，又烫又湿的性器塞了进来，往里一顶，喻文州呻吟起来，双腿情不自禁地向叶修的腰围上去，叶修浅浅动了两下，吻过他湿润的睫毛，手指一节节划过他的骨骼，他总喜欢在此时缓慢地和他调情，看他情难自禁，听他渴求的喘息和拖长的呻吟，喻文州忍耐着极限的绞紧双腿，紧贴住他的下身，用腰和臀的力量把自己往里送，几乎是在呜咽着哀求了，叶修才动起来，力道不重，可喻文州的心简直都被搅乱了，什么叫做意乱情迷神魂颠倒，房间里都是他们粗重的喘息声，而他只想把叶修搂的更紧，完全的容纳、接受，叶修很熟练地找到了那一点，他摸到喻文州的腰间黏腻一片，显然已经射过，但没草几下，喻文州的下身就挺立起来，叶修握住了帮他手淫，前后都被叶修制住，喻文州尖叫了一声，立刻失去了力气，快感积累地过于迅猛，喻文州浑身无力倒在床上，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大口喘息着，他射出的精液，高潮的眼泪，还有呻吟时吞不下去的口水，在床单上湿淋淋一团，太过色情，叶修没戴套，抽出来射在他的大腿内侧和小腹上，然后倒在他身旁一同喘息。

喻文州缓了一会儿问他，怎么样？

叶修还在回味高潮的余韵，不带脑子也立刻听懂了，笑笑说，药不如你见效，病都好了一半。